

# “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的由来

□蒋 葵



## “东方小巴黎”的来历

当时的哈尔滨作为一座新兴城市,又是快速崛起的城市,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商贸迅速发展,一跃成为国际通商重镇。随着财富的迅速聚集、积累和移民云集,城市建设成为重点投资领域。此时,适逢西方流行折衷主义和后来的折衷主义运动建筑思潮,许多欧洲移民建筑师很自然的就把这些风格带进哈尔滨。在移民队伍中虽然俄国移民占绝对多数,但是其他国家移民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哈尔滨是法国之外折衷主义和新艺术运动建筑数量大且集中的城市。由于俄国当时在文化上只处于二流地位,历史上一直崇拜比较先进的法国文化,从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这些被俄罗斯民众称之为“说法语的家伙”(柴可夫斯基母亲就是法国人),可以看出法国文化在俄罗斯的地位。俄国许多建筑师到法国留学,或者请法国建筑设计师去俄国进行建筑设计,因而俄罗斯建筑一直受到法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哈尔滨的移民外籍建筑师也莫不如此,况且还有许多外籍建筑师在哈尔滨工作,这就形成了哈尔滨建筑艺术的丰富内容。在同一历史时期内,拜占庭、哥特、巴洛克、古典主义、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哥特复兴)、折衷主义、新艺术运动、现代建筑、中国古典、犹太和伊斯兰等东西方各种建筑艺术流派五花八门地相继出现在哈尔滨,琳琅满目,争奇斗艳,形成一个同台竞美的兴盛局面。

但是,哈尔滨的建筑艺术主流仍是折衷主义和新艺术运动。折衷主义建筑是博取众家之长汇集于一身而形成的建筑风格。哈尔滨建筑的特征既是折衷主义的,又不千篇一律,而是

各具倾向性的特点,构成了丰富而优美的城市风貌。而兴起于法国的新艺术运动,几乎与风行欧洲同步传入哈尔滨。重要的一点,法国新艺术运动仅时髦了十几年,就因战争而“休止”了“运动”,哈尔滨则将新艺术运动风格“寿命”延续了十几年。可以说,新艺术运动是法国奏响序曲,并确定主题,演绎了前面“乐章”,哈尔滨则“伴奏”全程,并“独奏尾声”,无疑为“东方小巴黎”的称誉添上浓浓的一笔重彩。沙俄殖民主义者将“东方莫斯科”作为城市的形象目标,将“东方小巴黎”作为建筑的艺术楷模,由此,哈尔滨城市建筑有较高的起点,很快步入了现代城市的行列,一直受到国内外的瞩目。

其实,仅凭这些,还未能充分说明哈尔滨“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的全貌。

“东方莫斯科”不仅仅是建筑和城市规划,其带来的“洋风气”早已弥漫于整座城市。在物质方面,吃的大列巴、红肠、火腿;喝的啤酒、格瓦斯等;抽的老巴夺香烟,穿的裘皮、布拉吉、长筒靴等;文化方面的“半俄式语言”、各种物品的俄语称谓,度量单位的俄式标准和用语等;古典音乐会、音乐学校、俄式教育体系等;娱乐方面的松花江泛舟,太阳岛野游、野浴、野餐。凡此种种,有些影响至今。

而巴黎的华丽服饰装扮、音乐欣赏爱好、跳舞风气、奢靡生活之风,直接或由俄罗斯人的“转手输入”,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许多欧洲风味。

其实,老哈尔滨还曾用过一个名字“东方圣彼得堡”。“辽左散人”刘静严在1926年出版的《滨江尘器录》中写到:“地当国际要冲,所谓东方圣彼得堡之哈尔滨是也。”王正承在该书序中也说过:“哈尔滨当欧亚交通之孔道,为东北唯一之名都,在先有东方圣彼得堡之称,最近又有小巴黎之誉,乌可不有著书,以记其繁盛之迹乎。”看来,“东方圣彼得堡”这个称谓早于“东方小巴黎”,更早于“东方莫斯科”,理由大概是来哈尔滨的许多富豪、犹太商人、文化艺术界的名人,甚至教会人员,多来自崇尚巴黎的圣彼得堡,也有的辗转巴黎又来到哈尔滨,带来了他们的商业文化思维和奢华生活方式。只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个称谓“落选”。想想也是,也不能把人家两座最像样城市的名字都拿过来吧?不过,说明还是经过一番或一段时间比较、筛选的,最终“花落”“东方莫斯科”。

哈尔滨的两个美称:“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享誉中外,闻名遐迩。

同许多慕名而来者一样,对这座“洋气十足”的城市,爱之有加,作为哈尔滨人,还多一层自豪感;遗憾的是,同许多人一样,对为什么有这样的名称,理解上囫圇吞枣,说起来囫圇半片,作为哈尔滨人,心里也常有愧疚感。

从两本对哈尔滨影响较大的书中,得到一些启示。一本是“辽左散人”刘静严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出版的《滨江尘器录》(《居游哈尔滨之唯一指南》);一本是原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主任、建筑研究所环境心理研究室主任常怀生(1929年10月27日—2019年5月7日)教授著于1990年的《哈尔滨建筑艺术》。

用常怀生教授的话概括,“东方莫斯科”是指哈尔滨的城市形象;“东方巴黎”是指哈尔滨的城市建筑。

## “东方莫斯科”的来历

尽人皆知,哈尔滨是用火车“拉”来的城市。沙皇俄国入侵哈尔滨之初,哈尔滨就进入了沙俄的殖民统治时期。1898年,沙俄殖民主义者为了扩张其势力影响和对故土的眷恋之心,确定仿照俄国古都莫斯科的面貌规划建设哈尔滨。1899年,在全市最高点——秦家岗(南岗)中心,建成了东正教圣·尼古拉大教堂,从此在哈尔滨确立了“东方莫斯科”的形象。圣·尼古拉大教堂也就成为哈尔滨的地标和“东方莫斯科”的象征,哈尔滨的城市规划建设从这里开始。有资料介绍,“东方莫斯科”是俄国沙皇亲起的名称。

第一个大型规划设计作品,是南岗博物馆广场,原称教堂广场或喇嘛台广场。这里,地处南岗的岗顶,居全市最高点,是典型的俄罗斯莫斯科风格建筑广场。以圣·尼古拉大教堂为中心,形成灵活、自由、开放的不规则放射状的道路;教堂穹顶高耸入云的十字架,成为城市视线的焦点;居高临下向四面八方传送的钟声,回荡在静穆的凌晨和绚烂的黄昏,更增添了教堂的威严与肃穆。而建于广场西北侧的黑龙江省博物馆,当时的名字为“莫斯科商场”,

殖民主义者“反认他乡为故乡”,多霸道的名字!这个中东铁路局商务公司所属的大型国际商场,主要销售从俄罗斯和西欧进口的商品,商场附设华俄商品陈列室和负责招商的商务调查局、商务介绍局。估计这个莫斯科商场在“东方莫斯科”称号的“对外宣传”方面,会与教堂广场同样轰动。

老哈尔滨的城市整体规划则始于1906年,作为代表沙俄统治的中东铁路局,在其势力范围内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初期规划(不包括道外区和大平桥一带,因其归属滨江关道和吉林省滨江厅、滨江县管辖)。规划范围为南岗、马家沟、香坊、沙曼屯、顾乡屯和道里等,后来许多区域仍沿袭了原规划格局进行建设。这些规划虽没有博物馆广场那么“莫斯科”,但也有一定程度上的俄罗斯元素。

## 再回冰城

□陈贵诚

去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梦回冰城”,登在《哈尔滨日报》上,今年我真的又回到了哈尔滨这片令我魂牵梦绕的故土,许是听到上天对我内心的呼唤,许是情谊缘分未了。

再回哈尔滨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生活。回想离开这么多年,异乡的生活可以用“朝朝夕夕眷恋故土”八个字形容。也只有在哈尔滨,才会让我有一种心安理得的感觉。走进熙熙攘攘的人群,耳边响起的嘎嘎地道的乡音,浮躁之心一扫而光。

回时正是4月底,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走在儿童公园的河边雨道上,流水潺潺,绿树成荫,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花香鸟语,好不惬意。穿街走巷,去寻觅旧时光,仿佛都有变化,记忆里影影绰绰的旧景象,和今天的新景致交叠,让我的心中泛起一圈圈涟漪……

清晨起早,去三姓街的早市转了一圈。偌大的市场人山人海,卖蔬菜水果和百货日用品的各种吆喝声,人声鼎沸。我喜欢在靠近河边的一家小摊上点上一个馅饼,再来一碗羊杂汤,咬一口满嘴流油又鲜美的馅饼,心里特别惬意。有时候想想,这么多年尝过的山珍海味也不少,都不知滋味,如今像这样的早餐,却是难得的美味。

我的一个多年前在外地认识的朋友听说我来了东北,跟我说过几天也要来东北创业。我当时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没过几天,他还真的带着他的同学来了。这都是缘分,因为他向往哈尔滨,向往这里的环境,故慕名而来,他原本跟我一起做过直播,这次来哈尔滨也是想做直播的公司。他很快就去江北松北区开发区服务中心那边租了房子,那个开发区服务中心发展势头挺大,现在正在招商引资,松北新区现在日新月异,已经有10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贸易服务机构进驻;如中俄贸易洽商会、松北新区会展中心也都已经入驻了,美好的前景和招商旺市吸引了他,他跃跃欲试决定搭建他的团队。他去开发区洽谈了多次,听说已经准备入驻了。这里的姑娘小伙们肯吃苦,能配合,也希望他们的团队能站稳脚跟,有新的发展空间。

周末的时候,我那位朋友让我带他领略一下哈市的美食美景,于是我就带着他们去了防洪纪

念塔。防洪纪念塔是因1957年哈尔滨战胜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而建设的,它比1932年水淹哈尔滨水位还高很多,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战胜洪水,保卫了哈尔滨市区的安全……她是哈尔滨人民万众一心,坚韧不拔不畏艰难,战斗到底的精神体现,一座让人们永远铭记的丰碑……设计这座纪念碑的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哈尔滨设计院的俄籍犹太人设计师巴吉斯,他巧妙地利用中西合璧的思路和方法设计了这座纪念碑。我认为它是最能代表城市精神的一座丰碑。

参观完纪念塔,向东步行500米,我们又登上了“滨洲铁路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旧桥),它是1898年中东铁路修建的大铁桥,是沙俄为了攫取东北的特权,使用武力逼迫清政府和他签订“中东铁路修筑条约”,沙俄侵略了中国,攫取在东北的特权,那段历史是中国人屈辱的历史,是难以忘怀的。如今它已变成“中东铁路公园”,很多来哈的朋友们都喜欢来这边打卡,勿忘历史,展望未来,为了我们国家的崛起和发展而纪念。这也是一览江景最好的地方。

我们从桥南走到了桥北,然后在江北松浦镇灯塔村的一个饭店用餐。小店的老板已然喝得面红耳赤。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点了一个铁锅炖鱼,又要了几个风味小菜,与老板说话很投缘,他还拿出珍藏了10多年的富裕老窖。听老板讲,他这江边渔村的小店已经开了二三十年,他滔滔不绝地讲起1998年那场洪水淹没江北的情况,也说起水淹后恢复生产的情况。如今,门前的被淹遗迹仍在,新建渔村生机勃勃,它诉说着当年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新农村经济的突飞猛进。这一路风景,还有那陈年的老酒,都会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永久回味。

前几天,刚好路过东大直街,看到那尊昂首向上的“黑龙”雕塑,当时那是象征哈尔滨崛起的标志。它也让我感慨万千,我特地下车去看了一番。当触碰到那坚硬的鳞片,仰望那怒发冲冠的神态,我感觉充满了力量。

再回冰城,我愿用我的一腔热血和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为黑土地,为美丽的哈尔滨贡献我的一份力量,也希望这个城市能再次腾飞,再创辉煌!

这是今年秋初难得的一个晴朗天。走,上江沿儿去,我自言自语地坐上公交车,来到防洪纪念塔下。

江风习习,一丝丝凉意,让人顿觉心情清爽。漫步江边,拂一身清风,聆听潺潺流动向东而去的松花江水,迷醉在夕阳落幕处那美丽灿烂的瞬间,感受黄昏夕照的诗韵,独拥美好秋日这份火热的情怀,每时每刻都被美感所裹挟。

这是夏日里最美的黄昏,眼前的意境如同一幅绝美的夕照山水画,美艳至极。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残阳的余晖将整个江面染成了橘红色,微风过处,波光点点,江水好似锦缎一般,仿佛有万千鱼儿在水中戏耍。即使白居易在世,也会重吟他这首《暮江吟》。

晚霞中,一会儿,那一片云彩渐渐地薄了起来,从云缝中洒出了细细的光芒,一下子便把江两岸的建筑物照亮。刹那间,仿佛是魔术师施展了魔法,那友茫茫的江对岸,蓦然间披上了一件金光闪闪的衣裳,变得俊俏,变得温暖,变得生动,变得充满了无限的魅力。

岸边,那或尖或圆或方的屋顶,一座座欧陆风情与现代感的建筑交织相映。江中,一艘艘快艇划破江面飞驰而去,掀起片片浪花。

远望,金色的高楼倒映在江水里,微波如绸缎般地在江上轻轻滑动。

近看,花枝招展的姑娘、小伙子们在与大江自拍。大妈们和着欢快的音乐《哈尔滨的夏天》翩翩起舞,夕阳让她们的情影与波光粼粼的松花江同辉。

松花江,你在朝霞中美丽,你在夕阳下更金碧辉煌。人们不约而同发出了惊叹。

黄昏暮色越来越浓,夕阳慢慢沉下去,落日衔起西边的云霞,与黛色绵延的太阳岛上的建筑、树木浑然一体,构成一幅意境朦胧色彩斑斓的诗意景象。

西北方霞霞,好似垂挂下一幅薄如蝉翼的透明绢画,柔和的、轻轻的、舒展的随着江风飘荡着。横跨在松花江上的缆车,穿行在变幻莫测的霞辉里,又多了几分联想的线条。江鸥绕着江面上上下下翻飞,与来回穿梭的游船相辉相映,在斑

## 燃烧的松花江

□郑旭东

斓的天幕上画着层出不穷的美妙图案,让你有种置身于神话境界般的感受。

略感疲倦的江水,没有了白天的那番亢奋,轻轻地静卧在水天浩淼的江床上。细细的金波宛若荡风摇曳的裙裾,一褶一褶地从松花江大桥延伸到远处滨洲铁路桥、松浦大桥处和那遥远的天际。

极目望去,远方的落日旁涌现出的那一片巨大的、美丽的、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与缓缓流淌着的江水,似写意、似浓抹、似恣意狂放、似恬静安然,又好似极力渲染般,呈现出一种与世间一切的分隔,像是红红的太阳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微笑,又像是谢幕的问候和告别。

此时此刻,任何一个人目睹此情此景,也许都会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魔力的画面,希望将这个令人难忘的画面永远地拥入怀中。此时,西方地平线天空的落日渐渐隐去的同时,又冉冉升起一片巨大的又被光和影切割成无数碎片的橘红色彩云,给灰蓝空旷的天空投下太阳的最后一道红光,幻变成淡紫色的纱帐,留下落日于空旷的背景下构成的那幅辉煌渐去的剪影。

夜晚来了,月亮也在和人们一样等待着音乐喷泉的开始。随着音乐的响起,喷泉开始喷发,月亮也慢慢地露出它那黄黄的圆月的可爱

的小脸,忽然,几束强烈的水柱冲上天空,五颜六色,好高,好美呀!喷泉转眼又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形状,有贝壳形状,有花朵形状,还有的形成了五角星。

在幽蓝的夜空下,眺望星斗满天、银河泻远的苍穹宇宙,聆听江水拍岸激起的涛声,望着那高耸的防洪纪念塔,灯火辉煌的江畔餐厅,江桥上飞驰而过的高铁列车,你的心也会浮动起来,心中的不顺一扫而光,美好憧憬如约而至,事业有成,恋爱成功……思维在墨色的水面上滑动,脚下浮现出吸附感。不由自主地思索: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夜深了,松花江安静了,月亮也做上了甜甜的梦。

美丽的松花江是一个多彩的易产生梦幻的地方,这是哈尔滨人民享受幸福生活之梦,是畅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今天,全过程观赏了松花江燃烧的晚霞,真正体会到生活在美丽的哈尔滨是多么的幸运,她是大自然奉献给哈尔滨人的一颗闪亮的明珠,一条金光闪闪的彩带。

远方的朋友,您是否有来哈尔滨的冲动,那就乘坐飞机、高铁来吧,哈尔滨人民欢迎您!

